

2021 看见·特别策划

这是一群牵挂高原哨所的阳光少年。
半年多前,这群少年给喀喇昆仑高原哨所官兵写信。半年之后,他们再次提笔向全军海拔最高边防连——河尾滩边防连官兵表达祝福和牵挂。

半年多来,问候和祝福时常回荡在千山万水,流淌在少年与边防官兵的心田。
节日愈是温馨,思念愈是悠长。在山河之间,在时光罅隙,闪光的是这群少年与边防官兵真挚、温馨的情谊。
——编者

童心飞向喀喇昆仑

■本报记者 徐娜 通讯员 胡世坚 高翔

我们眼中的雪景,就是你们巡逻路上的艰险。把艰险看成风景,军人总是乐观阳光

教室里,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站起来提议:请同学们拿起笔,写下心中的话,寄给远方的人。
这里,坐标:祖国南端广州。
远方,坐标:喀喇昆仑高原。
广州市黄埔区铁英中学,初二7班的班会课正在进行。小姑娘名叫张泳棋,是给“远方的人”——新疆军区秋迪逊拉哨所官兵写信活动的参与者之一。
这一刻,玻璃窗反射着晌午的阳光,窗外的梧桐树上麻雀叫得欢快。已是南国春秋,微风和煦温暖,空气清透干爽。距离上次给高原官兵写信,已经过去半年多了。

教务老师黄磊明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,望着眼前一张张清澈脸庞,他的脸上满是笑容。
像往常一样,黄磊明和他的学生们回忆起与高原官兵“隔空连线”的场景。“温馨节日,最深的挂念给远方的人。”在老师的启发下,讲台几个陷入深思的少年们,眼神瞬间闪亮。

低下头,少年们纷纷拿起笔开始边写边画。
教室安静无声,笔端绘就彩虹。看着孩子们笔下的“绿军装”“大檐帽”,黄磊明已经猜到了这一张张卡片即将投送的地址,依然是那个天涯咫尺的“远方”——喀喇昆仑。

这次班会之前,黄磊明为他的学生们购买了贺卡和信纸。贺卡是圆形的,他让学生在贺卡封面画上了月饼。在黄磊明的传统理念中,月饼散着家的味道和温馨情谊。
小心翼翼将卡片对折,张泳棋在卡片内侧画上了几条栩栩如生的金鱼。

那次,在电视上看到喀喇昆仑的“土黄”和“灰褐”,张泳棋格外心疼驻守高原的解放军叔叔。妈妈告诉她,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“祥和与幸福”。她期望着,那些遥远哨所有一天能变成一片祥和幸福的“海洋”。
“我为解放军叔叔画金鱼,祝福他们的人生更美好。”把自己的心愿写在卡片,张泳棋想象着这些卡片被解放军叔叔挂在哨所白墙的画面,小姑娘水汪汪的大眼睛更亮了。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牵挂。
“我小时候,一位同学的父亲在西北戈壁搞科研,一走就是十多年。”在黄磊明看来,每个时代都有一批坚守者,他们用奉献支撑起国家的发展和进步。如今无论社会如何变迁,坚守远方的人,是值得被尊敬的人。

周馨怡在卡片上写下她对“最可爱的人”理解:“当风雪来临时,解放军叔叔立界碑前,把温暖留给我们……”
她的同学叶子瑜,写在卡片开头的信同样透着暖意:“我的家在南方,很少见到雪。我们眼中的雪景,就是你们巡逻路上的艰险。把艰险看成风景,军人总是乐观阳光。”
余光中曾写下诗句:“雪色和月色之间,你是第三种绝色。”一次偶然机会读到这句话,李佳熙的眼前出现军人站哨的剪影。很快,她召集一起学习绘画的同学共同创作4幅油画。
“我们把沙滩、椰树和大海画下来,送给解放军叔叔。”李佳熙的父亲是部队转业干部,她小时候,父亲曾经到新疆军区基层连队调研。那次回家,给她看了一张照片——哨所的“海洋馆”。

那个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哨所,官兵们最大的心愿就是“看海”。一名绘画专业的大学生士兵把阳光棚的墙壁绘成“一片海洋”——蓝色海水、各色海洋生物、白色浪花、粉色珊瑚……
父亲告诉她,每到周末,战士们走进大棚还能听到“海洋轻音乐”。

看着那张照片,李佳熙仿佛听见了涛声。她突然觉得,守在那个哨所的人都是浪漫的人——远方,也可以有“海味”。



图①:河尾滩边防连战士在巡逻途中合影;图②:某团驻训点官兵和同学们进行视频连线;图③:一位战士收到同学们的祝福;图④:同学们向战士们“比心”。图⑤:某团驻训点官兵为同学们表演民族舞蹈。
杜海兵、陆柏霖摄



相隔千里,也要给解放军叔叔寄去“一片海”

李佳熙的家就在海边。这个南方女孩怎么也想不到,世界上有这样一地方,让守在那里的人把看海、听海当作一种梦想。
也正是因为每一个这样朴素的愿望,坚守高原的边防军人格外珍惜军人荣誉和坚守中的点滴温暖。
再次收到来自铁英中学的210份“爱心”,特别是那4幅油画,新疆军区某团干事马腾飞激动了。
看着油画上的海滩,这位在高原坚守时间不长的中尉军官读懂了少年们的心意:相隔千里,也要给解放军叔叔寄去“一片海”。

第二天,马腾飞决定给远方的少年们拍摄一组问候视频作为“回信”。他将这个想法上报团队,很快得到支持。
当晚,马腾飞又把同学们慰问河尾滩边防连的事告诉了该连上士杜海兵,这个精通摄影的小伙子眼睛瞪得圆圆的:“这下战友们得多高兴!”
11年坚守海拔5418米的河尾滩边防连,杜海兵习惯了哨所的孤寂。杜海兵经常和战友开玩笑:“我可能来错地方了,我这个‘海兵’不是该守在河边嘛?”
但在杜海兵心里,河尾滩边防连是独一无二的。
每逢节假日,这个被称为“离星星最近”的全军海拔最高哨所,总是洋溢温馨。一封封书信、一个个包裹带着问候和祝福从远方传递到这里,人们的牵挂让天涯仿佛近在咫尺。

杜海兵来到哨所的第2年,哨所曾经收到一封信和一大箱巧克力。写信的女孩子是位大学生,她的男朋友曾经是一名边防军人。
那时候哨所戍守官兵不多,手机信号也只有2G,一到封山期便成为信息孤岛。每次收到远方的快递,几句简单的问候、一个感人的故事,就像寒冬的火炉温暖着哨所。
杜海兵记得,女孩在信中没有留下真实姓名。她叫“小何”,写信时即从大学毕业到南方找工作。毕业前夕,“小何”给河尾滩哨所官兵写信:男朋友是自己同乡,在南方当兵,特别喜欢吃巧克力。一年多前,他在参加任务时受伤、当年退伍回到家乡……
并不是所有美好故事都有美好结局。最终,那位军人没能和“小何”走到一起,在即将走向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大学毕业之际,她只想把祝福寄给远方的河尾滩边防连官兵。
读完信,杜海兵的心里一阵酸楚,接着又是一阵感动。他第一次感受到,有那么多人关注这个远方,那么多人愿意将真挚情感“投递”给这个远方,“河尾滩是一个精神海拔,在这里伫立着人们心中最可爱的人”。

“坚守哨所,自己就是人们心中最可爱的人。”那一刻,杜海兵意识到“成为最可爱的人”就是他的青春目标。
“如果说人生价值也有海拔,那么守好全军海拔最高边防连,就是我青春的‘河尾滩’,坚持梦想才有意义。”许多年后,当杜海兵也成为班长,他经常对年轻战友说这句话。
几年前,杜海兵遇到了“心目中的她”。他想起“小何”的故事。当杜海兵确定了她就是自己要等的那个人,他决定让她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。
他给她拍摄了一组照片:没有任何美颜、一张憨笑的脸庞,哨所的日常、巡逻路上的艰险、冰川的壮美。
那年冬天,这个姑娘勇敢地登上了开往河尾滩边防连的汽车。跋涉了一段艰难的旅程,在见到杜海兵的一刻,她难以抑制内心激动,伏在他的肩头哭了。
缺氧、严寒……所有苦和累都已不再重要,姑娘的喜悦像雪山一样澄净。
生命的喜悦和感动,在这一刻升华到极致——而这一切都是坚守的“馈赠”。

作为一名军人,热爱哨所和脚下的国土,就是他——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心中的自豪。
用生命去守护这份热爱,在杜海兵看来,比啥都重要。
解 放 军 叔 叔 的 守 护,换 来 了 五 星 红 旗 的 夺 目。喀 喇 昆 仑 的 五 星 红 旗,因 坚 守 而 鲜 艳

杜海兵无比珍惜回信的机会。这一次,他认真拍摄了视频,又仔细剪辑,寄给远方熟悉的少年。
半个月后的铁英中学,教务老师黄磊明和同学们一起观看了视频,心里都很高兴。
这位写信活动的组织者,内心感动又欣慰。他从孩子们一双双稚嫩的瞳孔中看到了光亮,更看到了希望。
“这群孩子正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,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未来社会的价值观。”黄磊明说,少年强则中国强,他们是祖国的明天。
9月27日清晨,海拔4500多米喀喇昆仑高原,新疆军区某团官兵进行着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。同一时刻,几公里外的广州,铁英中学的师生们也在举行着升旗仪式。
同一片天空下,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指导员王海龙拿出手机,和远在广州的师生们视频连线。
手机镜头中,阳光耀眼,少年和官兵的眼神同样肃穆——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,在同一时间“亲密接触”。

那是清晨8点,驻训点的太阳刚跳出群山。升旗手、中士张旭,从柜中取出叠放整齐的国旗,在战友、四级军士长刘军和中士李石英的护送下,步履铿锵地走向升旗台。
那一刻,初二7班教室,同学们正目不转睛盯着屏幕。
吴宛谦眼睛眨也不眨一下,他想起

母亲曾说,飘扬在高原的五星红旗更艳丽。“国旗为什么那样红?”他仔细观察着那面神圣的国旗,当看到解放军叔叔黝黑的面庞和整齐的步伐,他的心里有了答案。
在仪式结束后的讨论会上,吴宛谦说:“解放军叔叔的守护,换来了五星红旗的夺目。喀喇昆仑的五星红旗,因坚守而鲜艳。”吴宛谦懂得了母亲那句话,是希望自己像解放军叔叔一样,有一天也要成为他们。
驻训点的大风夹杂着尘土将五星红旗吹得“呼呼”作响,也将战士们的脸吹得生疼。刘军将手中的旗帜高高擎起,张旭随着节拍缓缓拉动旗绳。
朝霞辉映,当五星红旗又一次飘扬在喀喇昆仑,战士眼中看到了新的一天更多责任。

看着镜头中的学校,广州籍列兵陆柏霖用广东方言说:“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,就在距离你们学校不远的地方。”
离开家半年多了,陆柏霖清楚记得楼下的那条巷子,每到下班的时候人群熙熙攘攘,一位阿姨在巷口卖着烧鸭……
正在上高中的陆柏霖,每次走过这家小店总是被烧鸭的香味吸引。那个时候,他的父亲在深圳打工,母亲在家照顾他和奶奶,一家人生活拮据,烧鸭也不是天天能吃上的。
当兵来到喀喇昆仑高原,陆柏霖取得了不俗成绩,在这里坚守的日子,他觉得自我成长很快。第一次在高原与家人视频通话,母亲“差点认不出”他来……
“摸爬滚打、乘风破浪,才能守护眼前的壮美山河。”视频中,陆柏霖告诉同学们。

“叔叔,你们在哨所寂寞吗?”一位同学问道。
“寂寞,也不寂寞。”得知那位提问的同学,就住在他生活的那条小巷,陆柏霖感慨说:“寂寞,因为哨所人不多;不寂寞,因为全国人民牵挂我们。”
(采访中得到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郭发海支持,在此感谢)

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

一轮明月,彻照乾坤,映遍山河,又是一个静谧之夜。
正在站哨,西藏那曲军分区某连下士曾士勇忽闻一个声响,他握紧警棍盾牌,目光警惕搜索……很快曾士勇放松下来:“哈哈,原来是老朋友!”
提起这个“老朋友”,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。

那晚,站夜哨的曾士勇困意袭来。他的脚边,正在熟睡的军犬“大耳朵”突然一跃而起,向着炊事班矮墙冲去。

察觉异样,曾士勇随即跟上。伴着“大耳朵”吠叫,他清楚听到墙外传来阵阵声响,似乎还有一团黑影在移动。

“谁?”曾士勇大喝一声。那团黑影却置若罔闻,往矮墙的方向走来。

曾士勇用手电一探,却见远处一个“黑脑袋”。一道光束下,那家伙的尖齿泛着冷光。“是棕熊!”曾士勇赶忙回到哨所,向值班室汇报情况。

犬吠依旧,棕熊正要翻墙。这时,连长江正麟闻讯带领战士们携带手电筒与警棍盾牌赶来。

定睛一看,江正麟也犯了难——只见那棕熊2只前掌搭上围墙,冲着人群不断咆哮。

高原军营「熊出没」

■本期观察 唐鹏 梁瀚龙

“连长,我们为何不弄出一点声响,把它吓跑?这样既保持安全距离,也不会伤害它!”

江正麟一拍脑袋:“可以试一试!”说活间,战士们迅速找来锣鼓和锅碗瓢盆,对着围墙上的棕熊一阵敲打、呐喊。很快,棕熊慢慢缩回攀附在围墙上的前掌,可它却没有离开的意思,干脆坐在了地上。

打又打不得,赶又赶不走,这可咋整?这时,副连长拉巴次仁说:“它肯定是饿了,来找吃的。”

家在西藏山南,拉巴次仁家乡的村子每年都会遇上“熊出没”,秋冬季时这些“大家伙”偶尔会趁夜色到村庄寻觅食物。

“前天刚下一场雪,山上找不到食物,它们只能‘铤而走险’。”江正麟点点头,赶紧让战友从炊事班取来肉罐头,把午餐肉丢给棕熊“解馋”。

手电光束下,只见那只棕熊三口两口吃完了肉,却还在原地“转圈”,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官兵赶忙又把玉米、红薯、南瓜等一起拌在盆里,放在营门口附近。

不一会儿,一盆盆的食物被吃了个精光。随后,那只棕熊才迈着悠闲的步子离开了。

第二天,江正麟到墙外查看发现:枯叶在地上堆积了厚厚一层,官兵们打扫院卫生,习惯将落叶堆积到围墙外,却成了棕熊的“垫脚石”。

江正麟连忙叫人把围墙外的枯叶清理一遍。随后他又带领战友一起,把营区围墙加高。

担心棕熊在军营找不到食物,又去镇上“捣乱”,下士曾士勇对连长说:“不如我们在山下挖一个存储坑,将连队厨余饭菜储备存在那里,方便棕熊前来觅食!”

说干就干!第二天一早,大家去存储坑检查发现,前一晚留下的食物一点不剩。

中秋节前夕,连队组织节日战备拉练。即将返回营区的路上,拉巴次仁大喊一声:“老朋友回来了!”

顺着拉巴次仁手指方向望去,只见山脚下,一只大棕熊带着两只小熊,正在存储坑前“大快朵颐”。

似有感应,棕熊抬头站起身,那一刻人熊相望,格外温情……